

女儿爱猫。

今天她忽然问我，有人说猫是外来物种，爸爸觉得对吗？

我说，也对，也不对。因为我不认为猫全部是“舶来品”。

对于当下各种长相奇异的猫咪来说，可能大多是从境外引进的。但是，那些在老一辈人手里早就喂养的黄白斑纹的猫，或者灰黑色夹杂着白色斑纹的猫，在咱老家都叫狸猫，它们应该是土生土长的“国货”。

据现存文献记载，由孔子编定的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就有“有熊有罴，有猫有虎”。汉代·毛亨《毛诗传》：“《韩奕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，能赐命诸侯。”尹吉甫是周宣王时代诸侯国尹国（今山西隰县一带）的国君，也是西周时期著名的贤相，他还是《诗经》之《豳风》《江汉》《韩奕》等诗篇的作者。

《韩奕》开篇写道：“奕奕梁山，维禹甸之。有倬其道，韩侯受命。”大意是说，雄伟高大的梁山，在尧帝时曾遭受洪水之灾，大禹治水把它开辟出来，成为良田美藪；兹有韩侯能遵行周王之仁厚开明的大道，因而宣王就把韩侯分封为韩国的侯伯。就是在韩国梁山的良田美藪之中，“有熊有罴，有猫有虎”。当然，在距今两千七八百年前的尹吉甫生活之时代，猫也许还只是野生的狸猫。

另有《孔丛子》记载：有一天，孔子在屋里弹琴，他的学生闵子在外听到，觉得很奇怪，便对曾子说，老师以前的琴声“清澈以和，沦入至道”，而今天的琴声却是“幽沉之声——幽

早晨，喀纳斯河谷里浓雾弥漫，马踏的甬道上留下霜冻爬过的白花花的印迹。牧马的巴郎子哈儿从帐篷里猫着腰钻出来，严冬的寒气使他打了一个寒噤。

哈儿抬起头来，望向喀纳斯河谷的谷底，密集的松树冠在淡去的雾气中显得苍苍莽莽，似乎蕴藏着一种孤傲顽强的生命力。此刻，河岸两旁铺陈的西伯利亚落叶松、亚红松、冷杉、欧洲杨、疣枝桦等等，在冬季牧草的衬托下，显现出一种凝重而深沉的样子。树木外围的牧草一进入这个寒冷的季节，就像被卸掉了表面的装饰，

谈猫

则利欲之所为发，沉则贪得之所为施”，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弹出这样的贪欲之音呢？二人去问孔子。孔子说，你们说得很对，“向见猫方取鼠，欲其得之，故为之音也”。原来孔子是在用音乐“助猫捕鼠”呢！从这个故事可以推知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，可能已经有了驯养的家猫。

不过，也有宋代以来的学者冯儒如朱熹等人，质疑《孔丛子》是一部伪书。主要“证据”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收入书目，而在《随书·经籍志》却有收录，故“证明”它不属于先秦典籍。这样的逻辑并不靠谱。就算是吧，其他文献史料，依然可以证明猫（亦称狸狌）被人驯养古已有之。比如，《庄子·秋水》即有“骐骥骅骝一日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”；《尹文子》也说“使牛捕鼠，不如狸狌之捷也”；《史记·东方朔传》亦有“天下之良马也，将以捕鼠，不如跛猫”，等等。古谚亦云，猎犬捕鼠不如猫，骏马耕田不如牛。

对于“猫”的诠释，《毛诗传》：“猫，似虎浅毛者也。”唐代慧琳《慧琳音义》引南朝梁·陈时期顾野王语：“猫，似虎而小，人家畜养以捕鼠也。”明代药王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兽部·猫》解释：“猫，捕鼠小兽也，处处畜之。有黄黑白驳数色，狸身而虎面，柔毛而利齿。以尾长腰软，目如金银，及上颚多棱者为良。”

俗话说，猫一冬，狗一夏。最是猫狗难熬的季节。因为狗怕

热，猫怕冷，“〔时珍曰〕其鼻端常冷，惟夏至一日则暖，性畏寒而不畏暑”。所以呀，老猫炕上睡，一逮传一逮。猫咪不仅爱蹭热炕头，还酷爱钻人的热被窝呢。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说过：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。”猫的精神情态乃至神秘变化，亦集中于它的眼睛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还饶有兴味地介绍了“猫眼定时”的功能：“其睛可定时：子、午、卯、酉如一线，寅、申、巳、亥如满月，辰、戌、丑、未如枣核。”俗话说，猫眼一线日正午。对此，有兴趣之宠猫爱猫的铲屎官，不妨仔细端详研究一番。

至于女儿咨询的“猫为什么被命名为猫”，时珍亦给出很好的解释：一是因为猫自呼“喵”（喵），“〔时珍曰〕猫，苗、茅二音，其各自呼”；二是因为猫能捕鼠护苗，“陆佃云：鼠害苗而猫捕之，故字从苗”。清代专攻《毛诗》的经学家、藏书家陈奂，为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“有猫有虎”作注亦云：“《说文》无‘猫’字，古字本‘苗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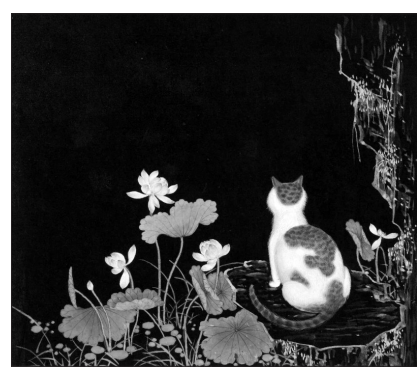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因为猫的捕鼠护苗之功，古代才有了祭祀“猫神”的仪式，即《礼记·郊特牲》所谓“迎猫”：“古之君子，使之必报之。迎猫，为之食田鼠也；迎虎，为之食田豕也，迎而祭之也。”祭祀之义，讲究“仁之至，义之尽”，有功必报。迎请猫神，是因为猫帮助农民捕食田中之鼠；迎请虎神，则由于老虎

·李建永·

帮助农民捕食田中之野猪，故一并请来祭祀。

俗话说，猫狗识温存。养猫不仅可以逗鼠，亦可作伴为友。宋代大诗人陆游晚年常以猫为伴，昵称其为“狸奴”，有时还不免戏谑数语，浑如腻友也。谨撷取放翁晚年所作“猫诗”几句：“我老苦寂寥，谁与娱晨暮？狸奴共茵席，鹿麕随杖屦”（《冬日斋中即事》），“听雨蒙僧衲，挑灯拥地炉。勿生孤寂念，道伴大狸奴”（《独酌罢夜坐》），“甚矣翻盆暴，嗟君睡得成！但思鱼膾足，不顾鼠纵横”（《嘲畜猫》），“朱门漫设千杯酒，青壁宁无一把茅？偶尔作官休问马，颓然对客但称猫”（《初归杂咏》），不禁莞尔！

但历来人们对猫的风评不佳。说甚么“猫认屋，狗认人”“猫巴富，狗守贫”“猫奸狗忠”以及“猫有粮”（相当于“有奶便是娘”）等等，大给差评！无非是说，猫是喂不熟的“白眼狼”。其实，



莲花狸奴（中国画） 沈振麟作

不应该一概而论，猫也有重感情的。据清代袁枚《子不语》记述：“江宁王御史父某，有老妾，年七十，畜十三猫，爱如儿子，各有乳名，呼之即至。乾隆己酉，老奶奶亡，十三猫绕棺哀鸣。喂以鱼饭，流泪不食，饿三日，竟同死。”你还能说它们是“猫有粮”吗？

谈到这儿，女儿对我说，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是不一样的烟火。她不无夸张地说，猫可是小老虎啊，有王者之风范，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和行为准则，岂肯臣服于人！

女儿说，她上高中时，在《新概念英语3》读过一篇题为《飞猫》（Flying cats）的文章，说猫有属于自己神秘的生活方式，它们不像狗和马那样对人顺从，结果是人们学会了尊重猫的独立性。

《飞猫》中还谈到“猫有九条命”。文章介绍说，纽约动物医疗中心对132只猫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综合研究，所有的猫都曾从高层建筑摔下来过，但只有8只猫跌伤或死于脑震荡。

有一只猫从32层楼上掉下来，只摔折了一颗牙。那是由于猫从高层建筑上高速跌落的过程中，有时间放松自己，它们伸展四肢，就像飞行中的松鼠一样。这样就可以加大空气中的阻力，并减小它们着地时的冲击力……

说着说着，女儿突然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喃喃地说，怎么会摔死那么多猫呢？（摘自《国有棘》，东方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）

·了一容·

归圈的马

回归了它应有的天然质朴。牧草只要被霜杀以后，元气就会迅速锐减，开始收敛起一贯张扬的性格，看上去，乏乏沓沓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且昔日那绚丽多姿的风光已全然无存。万物一理，草原上一茬又一茬的牧草，在奉献出自己全部的能量之后，便回归于泥土之中，真的是土里来，土里埋，化作了养分，然后待来年再孕育出新的生命在草原上继续绽放。

眼下，在暴风雪来临之前，峡谷里的牧草依然可供马群啃

食，有一大部分野草是具有柔韧抗寒特性的，也适合在冬季的环境里生存。还有一种毛毛草，这种牧草茎叶质地比较柔嫩，牛羊爱啃食，马儿们也特喜欢吃。

头马大特级没有走远，它就在距离帐篷较近的草坡上吃草，大特级抬起啃食牧草的头颅，用宝石般的眼睛看看哈儿，发出一声低低的短嘶，就又啃起了牧草。于是，一只被马鸣声惊醒的野鸡把塞进黄鼠洞洞里的脑袋拽出来，见天已大亮了，自己竟置身在一匹高大的马的蹄子下面，便有点仓皇失措，想要迅速逃离现场。草原上，野鸡、斑鸠、呱呱鸡等等，在危险的时候均会先把脑袋藏在草丛或洞穴里，是典型的顾头不顾尾，以为只要自己看不到危险，危险就会远离自己。然而这无疑于门背后偷着吃馍馍，自己哄自己，后果往往是严重的，狐狸和狼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叼走了。

这只野鸡跳出了茅草丛，扑棱棱飞起来，哈儿望见野鸡的尾翼在空中色彩绚丽，一直瞅着它消失于峡谷之巅。

此刻，马儿们都吹儿吹

儿，你一声我一声地嘶鸣起来，嘈杂声就像此起彼伏凌乱的配乐。哈儿知道马群有一个特点，只要头马大特级发出嘶鸣，其余的马就会统统随声附和。

哈儿再次看了看雾气蒙蒙、一派混沌的天际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天地开始涌动着一种可怕的阴森森的云层，吸入鼻腔里的空气像是被冻得硬邦邦的马粪，这是温度骤然变低的标志。就在昨天晚上，努努按照马群主人艾布的吩咐，赶到草场来送信。他们都是艾布家的牧人。艾布叮嘱努努道：“快骑上大青马去一趟草场，帮哈儿把马群在暴风雪来临之前赶回圈马谷冬窝子的圈马场里来，不能叫大雪把马群封在草场上。”艾布的马群是周围草场上发展最快的一支，因为他雇了个尽职尽责的牧马人哈儿，他的马群一直都在稳步蓬勃兴旺地发展，有些马还被出口到国外给洋人的骡马配种去了。

哈儿重新钻进帐篷。努努是昨晚赶过来的，已经睡了一夜，此时他把头调了个方向，用羊毛毡捂住脑袋，又扯起了鼾睡，他的呼噜打得如转动的石磨子似的，轰隆隆、轰隆隆，再

不叫醒他，这个家伙不知道又要睡到几时去。“瞌睡没根，越捂越深。”哈儿想起老辈人留下的话。不能再让努努睡了，会耽误事情的眼看暴风雪就要来了。

哈儿喊叫着：“努努，努努，快醒醒，暴风雪就要来了，咱们要抓紧时间把马群赶回圈马谷去！”努努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仿佛刚从女儿国跑出来似的，笑嘻嘻地翻起来。两个人开始一道紧张地收拾东西，又熄灭了炉火，才一前一后走出帐篷。这种草场上的临时帐篷，是用一二十根木椽、一卷牦牛毡子，外加一个顶棚搭建而成的。

“再见啦，我的牦牛毡房！”哈儿站在帐篷门前祷告着，并走上前去亲吻了一下毡包，表示由衷地感激。“一切都有生命，它是活着的！”哈儿想。现在，他们要离开这里了，他对这座曾提供给他一切生活保障和便利，且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，因此起码的告别仪式还是要有，就像牧人们感激草原一样，他们常常会同情地跪在空旷无人和淹没了身子的牧草中，亲吻着这养育了他们，以及给了他们一切的大地和牧草。

（摘自《野菊花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）

《作家文摘》直播抢鲜看！

周二，名人传记专场，俯瞰人生百态，汲取前行力量！

周三，“文摘”书系专场，自家佳作，主打超高性价比！

周四，五月热卖好书返场，不给这个夏天留下遗憾！

开播时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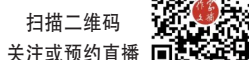
周二至周四，19:30

开播平台：

《作家文摘》微信视频号



《作家文摘》直播间主播小温



扫描二维码
关注或预约直播